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
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
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
爲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爲好小慚
者謂之小好大慚者以爲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
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
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尚思迴狂瀾於
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眞雅正爲宗朕
曾屢降諭旨諄諄訓戒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爲怪讀書人於此理
尚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者祗圖
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

惟取庸陋墨卷剿襲撏撦倣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以
是學舉子以是爲揣摩試官即以是爲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異
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即士習亦不可問矣嗣
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先儒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
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愼勿掉以輕心試官閱卷
亦當嚴爲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概擯不錄庶幾共知謹凜文化蒸
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力
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學政及繙譯書房理藩
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警心欽承毋忽並諭中外知之
欽此　刊匾懸貢院及學院署

乾隆四十九年奉